



世界文学名著

危险的关系

[法]拉克洛著 匡明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S0023851

〔湘〕新登字 002 号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根据法国加尼埃兄弟出版社版和袖珍

丛书(Collection folio)版译出

危险的关系

[法]肖德罗·德·拉克洛 著

匡明 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原湘人版)

*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新 1 版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125 插页:4

字数:298,000 印数:15,001—19,000

平装: ISBN7—5404—1308—5
I·1033 定价:9.80 元

精装: ISBN7—5404—1308—5
I·1033 定价:14.80 元



译者的话

·我国的广大读者对于这本书的作者和这本书恐怕都是很生疏的，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作一些介绍。

皮埃尔·盎布罗兹·弗朗索瓦·肖德罗·德·拉克洛 (Pierre—Ambroise—François choderlos de Laclos) 于 1741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距巴黎 130 公里的北方城市阿米恩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中。十八岁进炮校学习，二十二岁毕业时为炮兵中尉。此时正值和平时期，晋升缓慢。军队只是一味调防。拉克洛是个有雄心的人，对此很不满足，于是想在文学创作方面寻找出路。1769 年他调防至格勒诺布尔。据司汤达说，在格勒诺布尔，“年轻人常从他们富有的情妇那里接受馈赠，他们用这笔收入给自己添置华丽的服饰，并赡养其他一些穷困的情妇。”一般认为在那里拉克洛有机会对贵族的爱情生活进行深入的观察。他平时爱读四本书：马利服的《玛丽亚娜的一生》、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亨利·斐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故事》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1779 年，他在埃克斯岛参加建筑防御工程之际，下定决心要写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以求一鸣惊人。1780 年 7 月到 1781 年 9 月，他

便着手进行此书的写作。后又请了半年长假回巴黎。1782年春，《危险的关系》便问世了。初版两千册，转瞬间售罄。一月后又重版。拉克洛由此而声名大噪。1785年，被选为拉罗舍尔学院院士。1786年，他和当地名门闺秀杜伯雷小姐结婚。

拉克洛在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起过积极的作用。1786年，法兰西学院以《沃邦赞》为题举办征文活动。沃邦是十七世纪法国元帅，曾在建筑防御工事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拉克洛却在《沃邦赞》中批评了他，这激怒了当时的国防大臣。他立即被调遣到法国东部的都尔去接受“纪律教育”。这个偶然事件使他从军界走向了政界。在那里他结识了思想激进的腓力普·奥尔良公爵。通过公爵，他又认识了日后在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列朗等人。奥尔良公爵聘用了他，他成了公爵的代言人。在大革命中，他参加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成了雅各宾党机关报的主要撰稿人。1792年，丹东任命他为行政委员，他改组了共和国的炮兵部队，协助杜姆里埃将军取得了法尔米战役的胜利。1793年，他两度入狱。第一次是在杜姆里埃将军投敌后，他当时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为了让他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强大的空心炮弹，他被保释出狱。半年后，由于他和奥尔良公爵的旧关系，他再度入狱。杜姆里埃将军投敌时带走了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即未来的路易·腓力普国王。奥尔良公爵被送上断头台。拉克洛也险些儿掉了脑袋。在热月革命后，他重获自由。拿破仑授予他准将军衔。他重入军队服务。1803年他被任命为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9月5日，他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病去世。

拉克洛一生中写过诗歌、喜歌剧、一本谈女子教育的论著、一些文艺评论和政治论文。但这些作品早已被人所遗忘。他的唯一永恒性的作品就是《危险的关系》。在法国小说史上，没有一部作品比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更引起人们的不安。书一问世，舆论哗然，作者被视为危险人物，巴黎的沙龙都对他关上了门，甚至他的军人地位也受到了威胁。他被扣上了“有罪”“亵渎宗教”等帽子。尽管如此，在拉克洛生前，此书至少重版了五十次之多。大革命后，在19世纪中，这本书遭受了更大的厄运，它激起了新的反对浪潮，甚至被法庭列为禁书。到了20世纪初，它依旧受到冷遇；作为一种无言的制裁，文学史对它只字不提。只是到了现代，情况才有了变化。很多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发表有关它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它被改编为舞台剧，并被搬上银幕。它的翻译本和节缩本在世界各国包括在苏联纷纷出版。它终于显示出了它所蕴藏的强大生命力。

下面说一下本书的内容梗概。道貌岸然、内心淫邪恶毒的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为了对席耳库尔伯爵报一桩说不出的私仇，驱使她过去的情人范尔蒙子爵去腐化席耳库尔伯爵的未婚妻伏朗奇小姐。可是范尔蒙对这差使并不热情，因为他正在计划从事他生平最艰巨的工作：向德行的化身都尔凡勒院长夫人发起进攻。但他不敢违抗梅尔特伊夫人的意旨，因为他对她还抱有重温旧梦的幻想。适巧，伏朗奇小姐暗中和唐瑟尼骑士相爱上了，而后者正是范尔蒙的好友。范尔蒙便顺水推舟。但唐瑟尼过于腼腆，事情进展不大，最后，还是范尔蒙自己奸污了伏朗奇小姐。另一方面，范尔蒙对院长夫

人步步进逼，最后以寻短见相威胁，终于使心地善良的院长夫人投入了他的怀抱。都尔凡勒院长夫人走向毁灭的过程也就是本书的中心故事。恶人能够为所欲为，这说明在这糜烂不堪的社会里，罪恶是万能的。当然这不等于说罪恶可以不受惩罚。唐瑟尼在发现了范尔蒙的劣迹以后，和他进行决斗。范尔蒙受伤丧命。临死前，他交出了梅尔特伊夫人给他的全部书信。后者的真面目因而暴露无遗。她害了一场天花，面容全毁，又输了一场官司，在经济上彻底破产。但是惩罚的到来总是为时过晚，悲剧已经铸成。年仅22岁的都尔凡勒夫人已经离开了人间，唐瑟尼和伏朗奇小姐本可能缔结的美满姻缘也成了泡影，伏朗奇小姐进了修道院，唐瑟尼被迫亡命国外。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以严酷无情的笔法揭露了处于大革命前夕的荒淫无耻的法国贵族阶级的丑恶本质。这在当时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大不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进一步透视，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批判不仅是针对那些在封建城堡里养尊处优的贵族老爷和小姐们，实质上，它所针对的是一切寄生剥削的上流社会。因此，它也触犯了新兴的资产阶级。

拉克洛是卢梭的信徒，他认为社会生活是罪恶的根源，一切善良的品质都难以与其抗衡。连超自然的神也对之束手无策。一种危险的关系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年仅十五岁的伏朗奇小姐和年轻的唐瑟尼骑士经不起几下子引诱，就干出了见不得人的勾当。伏朗奇小姐还刚从修道院里学习完出来。这也是对教会教育的一个讽刺。在拉克洛的笔下，上帝的恩泽是注定不起作用的。凄城无比的都尔凡勒院长夫人终于失足

落水。连神职人员昂塞姆神父也只是一名庸医，非但没能搭救院长夫人，反而懵懂地干下蠢事，自己也后悔莫及。拉克洛的这种藐视和嘲讽宗教的态度也大大地激怒了天主教会。

《危险的关系》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十八世纪，在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问世后，《危险的关系》以书信体出现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但是，对于它来说，这种形式和它的内容形成了有机的结合。每一封信既是叙述的手段，又体现了情节的发展。唐瑟尼和伏朗奇小姐就只能通过秘密通信来推进他们的关系；范尔蒙是通过偷看信件来掌握有关都尔凡勒夫人的情况；后者把他打发走以后，给他的唯一安慰就是允许他有时给她写写信；梅尔特伊夫人的丑恶面目能如此迅速地为大家所认清还不是因为唐瑟尼公布了她无法抵赖的罪证——她的亲笔书信？因此可以说，书信体对于这特定的内容是一种十分适宜的形式。通过书信，人物还可以深入剖析自己的内心活动，显示出不同的性格特征。拉克洛还常利用信件往返造成的时差来作戏剧性的讽刺。譬如，都尔凡勒夫人已经失身于范尔蒙了，罗斯蒙德夫人还在写信对她英勇抵抗诱惑者的行为表示赞美。书中的每个人物还都有各自的文风。书信体的长处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危险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了法国心理小说的传统。它的周密复杂、入情入理的情节，深入细致的心理描述，鲜明的人物性格对比，严谨规范的语言使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它至今仍拥有大量的读者，成为法国文学中一部不朽的著作是不足为奇的。

本书有多种版本。我们所根据的是经过伊夫·勒·伊尔教授审订、由加尼埃兄弟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和袖珍丛书版本(Collection folio)。这两种版本在个别词句上有些小的出入，我们在翻译中尽量选用我们认为较为合理的行文。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法国文学。由于水平有限，翻译上必有错误和失当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

1986年9月

出版者的话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告诉广大读者，尽管本书取了这样的书名，尽管编者在序言中作了说明，我们却不能保证这本通信集的真实性，我们并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部小说。

我们还觉得，作者虽在寻求逼真性，但他弄巧成拙，自己破坏了逼真性，因为他把他所公布的事实放错了时代。在他所描绘的人物中，有好些人道德品质如此败坏，很难想象他们曾在我们这个世纪中生活过。我们这个世纪是哲学的世纪，智慧的光芒普照每个角落，正如众所周知，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是循规蹈矩；彬彬有礼的，我们的女人个个都是雍容持重、端庄娴静的。

我们的意见是，如果这部作品里叙述的事件是真实的，那么这些事件只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别的时代。作者显然是想通过接近自己的时代和国土来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他竟敢用我们的服装和我们的习俗来表现我们所完全陌生的风尚，我们强烈谴责作者的这种做法。

为了尽我们的能力使过于轻信的患者在这方面免受愚弄，我们满怀信心地提出一个论点来支持我们的看法。我们

觉得这是一个战无不胜的、不容置辩的论点。它就是：同样的原因固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看不到一个拥有六万法郎年金的小姐会出家去当修女，也看不到一个年轻美貌的院长夫人因忧伤而死去。

编者序

广大读者可能会觉得，这部作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本通信集，还是过于浩繁，然而实际上，这本通信集只是从全部书信中拣出来的一小部分。获得这些书信的人委托我加以整理，他们的用意我相信是为了将其发表。作为对我的心血的报酬，我仅仅要求我有权利删节一切我认为无用的内容。我只保留在我看来对故事情节的理解，对人物性格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书信。我除去做了这区区的工作以外，还把保留下来的信件基本上依照日期顺序排列了一下；另外，我加了少量简短的注解，这些注解绝大多数只是指出一下引文的出处，或者说明一下我删节的原因。我在这部作品中所做的工作就限于这些了。我没有起更多的作用。^①

我曾建议作些更大的变动，这些变动几乎都和语言或文体的纯洁性有关，因为这些信件在这些方面存在不少缺点。我原先还要删节几封过于冗长的信，其中有几封几乎是突如其

① 我还应该声明一下，凡是书信里提及的人我都去掉或作了改动。如果在我替换的人名中有一些正好是某人的名字，那只是我的一个疏忽，人们绝不应该穿凿附会，无事生非。

来地谈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当然这不足以提高作品的价值，但至少可以使它去掉一些毛病。

有人反对我说，我们要使人家了解的是信札原件，而不只是一部根据信件编写而成的作品；执笔写这些信的有八至十人之多，要求所有这些人的文笔都是同样地正确无误，那是既不可能，又违反常情的。当我指出事情远不是这样，写信人中没有一个不犯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必然会招来批评时，人们回答我说，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读者都会认为在一些普通人的书信中出现一些错误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全部书信集，包括名作家的，甚至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书信集，没有一本是尽善尽美，无懈可击的。这些理由没有使我折服；我过去认为，我现在还认为，这些理由说起来确是娓娓动听，却总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但是我究竟不是主人，我只好俯首顺从，我只保留了表示异议和申明我的本意的权利。

至于这本书可能具有的价值，也许不该由我来阐述。我的意见不应该，也不可能影响任何人。然而，有些人很想在开始阅读前先对书的价值有所了解，然后再看下去。至于其他人，则还是一开始就直接看书为好；他们是有足够的判断力的。

首先我能说的是，我承认我是主张发表这些信件的，但此书能否获得成功，我远没有把握。大家可别把我这种率直看成作家的伪装的谦逊，因为我还要以同样的坦率表示，如果我认为这本通信集不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我就不会着手去搞了。让我们来调和一下这个明显的矛盾吧！

一部作品的价值是由它的效益，或者由它的趣味性构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两者一起构成的。但是一本书的成功并不总能证明此书有价值，成功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主题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写作技巧；描述的全部内容比描述的方式更重要。至于这本通信集，正如书名所表示的，包括了一个社交圈里的全部往返信件，它必然反映出各不相同的趣味，从而冲淡了读者的兴趣。而且，在这本通信集中，几乎所有的感情都是虚假的，或是矫饰的；这些感情不能引起感情的共鸣，只能引出好奇的心理，而好奇和宽容是特别难相通的，好奇心非常善于发现隐藏于细节中的缺点，因为细节不断的阻碍人们满足这种欲望。

这些缺点可能已经部分地得到了补偿，因为本书也有一个天生的长处，正像它有那些天生的缺点一样。这个长处就是文笔的多样化。这样的优点一般作家是难得有的，在本书中却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这至少使人们不至于感到可厌的千篇一律。有些人还会推重很多穿插在这些书信中的新颖的或者不大为人所熟知的观点。我相信我们即使以最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书信，上述乐趣也就是我们能从中获得的全部乐趣了。

关于本书的功用，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论，然而我倒觉得它的功用是比较明显的。至少我认为，揭穿道德败坏者用来腐化有德者的伎俩，这是为社会风尚的纯洁化立了一功。我相信这本通信集能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还能在本书中找到一些例证来说明两条重要的真理。这两条真理由于很少为人所证实，可以说还没有被人充分地认识到。一

一条是：任何女人如果同意和一个品德低下的男人交往，最终总会成为他的牺牲品；另一条是：一个母亲如果听任一个第三者取代自己成为她女儿的亲信，那她至少可以说是很不谨慎的母亲。至于年轻人，则不论男女，都可以从本书里学到这样一条：品行不端的人似乎很容易和自己亲热起来，但这种友谊永远只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是对他们的幸福和品德的致命的打击。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担心的是，人们会以不正确的态度来阅读本书；正确和不正确之间的差距是那么的小！什么时候阅读这本书既无危险又有益处呢？我觉得有一位善良的母亲为女性们抓住了这个时机。这位母亲不是一般的聪明，她具有卓越的见识。她在看了这本通信集的手稿以后对我说：“我相信在我女儿婚嫁之日，送给她这本书对她会有真正的好处的。”如果所有的母亲都这样想的话，我可要为本书的出版而永远感到庆幸了。

但是即使从这个有利的设想出发，我也不觉得此书有较大的成功的可能性，我总认为它只能为少数人所喜爱。伤风败俗的男男女女，立足于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一定会竭力诋毁一部对他们不利的作品。由于他们有的是诡计，他们很可能会运用手腕鼓动一些古板的道学先生们参加反对者的行列，这些道学先生们对大胆地描绘的荒淫无耻的画面感到惊骇。

所谓的自由思想者是不会对一个虔诚女子感兴趣的；而且正因为她虔诚，他们就把她看作轻薄无知的女人。至于虔诚的信徒则会因为看到有德的女子失足落水而感到恼火，他们将抱怨宗教的力量过于软弱。

另一方面，有高尚鉴赏力的人将因为通信集中有好些封信文笔过于简单和错误百出而感到厌恶。而一般读者总以为刊印出来的东西就是创作的果实，所以他们觉得有几封信有斧凿痕，作家本人就显露在作家笔下人物的表白之中。

最后，人们也许会说，每件东西只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才有价值。通常，作家的过于规范化的语言会使社交书信失去韵致，但这些书信如果发表了，信中遣词造句方面的草率就会成为真正的错误，使信件不能卒读。

我恳挚地承认所有这些意见可能都是正确的，我也相信我可以逐一加以答复，而不至于超过序言的一般篇幅。但是大家应觉得，如果真的需要借助序言一一作答，那就是说，作品本身没有回答的能力。我要是这样想的话，就不会出版本书，也不会写这篇序言了。

第一 部 分

第一封信

赛茜尔·伏朗奇致XX地方圣于尔絮勒会
修道院的莎菲·卡尔内

你看，我的好朋友，我是守信的。软帽和绒球并不曾占有我的全部时间。为了你，我总是抽得出时间的。确实，单单在今天这一天中，我就比在我们共处的四年中还看到了更多的华丽的服饰。我第一次回修道院时，很想见一见绝色的唐维尔^①；她以前每次来看我们时总是浓妆艳抹，以为能气气我们，我相信我这一次一定能把她气倒。妈妈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她远没有象以往那样把我当寄宿生对待了。我有了个侍女；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我现在在一张很漂亮的写字台上给你写信。我有钥匙，可以藏我所要藏的东西。妈妈让我每天在她起身时去看她。去午餐时，我只需把头梳好就行，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每天午餐时，她再对我说当天午后，我该什么时候去她那里。其余时间，我可以自由支配。我可以象在修道院里一样，弹弹竖琴、绘绘画、阅读书籍；不

^① 唐维尔是同一个修道院里的学生，以后将会谈到。——原注

同的是，现在不会有白佩杜嬷嬷来责备我了，我要什么都不干也完全可以。但是因为我不能和莎菲在一起聊天，一起欢笑了，我还是宁愿忙碌一些。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我要到七点钟才去妈妈那里，好长的时间啊！要是我有话可以告诉你该多好啊！但是人家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起过；要不是我看到人家在忙着做准备工作，为了我，来了许许多多女工，我真会认为人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出嫁的事，只是那好心的约瑟芬^①又一次在那里瞎罗唆。然而妈妈经常对我说，一位小姐应该在修道院中一直住到出嫁为止，现在既然她把我叫了出来，约瑟芬说的应该是实情。

门口刚停下一辆豪华马车，妈妈派人来叫我立刻去她那里。如果是那位先生来了，那怎么办？我没有穿着好，我的手发抖，心怦怦跳。我问我的侍女，她知道是谁来了。“真的，”她对我说，“是C先生。”她还笑了。啊！我相信是他。我回来后一定把经过告诉你。现在就只告诉你他的姓。不应该让人家久等。我们暂且小别一会吧。

你将会怎样嘲笑可怜的赛茜尔呀！哦！我羞死了！但是你遇上这种场合也会象我一样出丑的。走进妈妈的房间时，我看见一位着黑衣服先生站在她身边。我强作镇定向他行了礼，接着，我站在我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你能够想见，我是在多么仔细的观察他。“夫人，”他一面向我行礼，一面对我妈妈说，“真是一位迷人的小姐。我现在更深地体会到了您的仁慈的可贵。”听到这句如此露骨的话，我震动了一下，支

^① 修道院里负责转递外来物品的修女。——原注